

一言一拍

歌颂真挚爱情，谴责无耻负心，
展现市井风俗，勾勒人间百态

中华传统文化精品文库一



冯梦龙
凌蒙初 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中华传统文化精品文库



歌颂真挚爱情，谴责无耻负心，
展现市井风俗，勾勒人间百态

三言一拍

冯梦龙
凌蒙初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言二拍/(明)冯梦龙,(明)凌蒙初著;马文作
主编.—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9
(中华传统文化精品文库)
ISBN 978-7-204-09608-4

I. 三… II. ①冯…②凌…③马… III. 话本小说—作品
集—中国—明代 IV. I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85597 号

中华传统文化精品文库

主 编 马文作
责任编辑 张 钧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 刷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460
字 数 4500 千
版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04-09608-4/G·2762
全套定价 660.00(共 20 册)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前 言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古典文化名著是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了中国文化的精华,代表了中国古代各个方面的最高成就,文学的发展源远流长,推动了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中国历史上许多的英才俊杰,都与古典名著有着不解之缘。他们大都是从前人的著作获得启迪,又给后人留下了丰厚的财富。许多古今伟人就是在古典名著的熏陶下走向成功的。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辉煌呈现,它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充满着浓烈的民族美学气息,散发着永久的艺术魅力。鉴于此,我们编著了《中华传统文化精品文库》系列丛书呈献给大家。

本套丛书包括《史记》、《四书五经》、《孙子兵法与三十六计》、《资治通鉴》、《四库全书》、《中华上下五千年》、《中国通史》、《中国全史》、《二十四史》、《白话聊斋》、《唐诗、宋词、元曲三百首》、《古文观止》、《清朝全史》、《二十五史》、《唐诗、宋词、元曲鉴赏》、《冰鉴》、《菜根谭》、《三言二拍》、《道德经》、《老子·论语·孟子》共二十部精华之作。

《中华传统文化精品文库》内容丰富,含盖面广,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文化精品,无论是家庭收藏,还是馈赠亲友,都是难得的上好选择。

让我们有机会——

与古人对话,
与文化同行

目 录

喻 世 明 言

- | | | |
|-----|----------------|----|
| 第一卷 |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 1 |
| 第二卷 | 穷马周遭际卖碓媪 | 9 |
| 第三卷 | 葛令公生遭弄珠儿 | 14 |
| 第四卷 | 羊角哀舍命全交 | 19 |
| 第五卷 | 裴晋公义还原配 | 23 |
| 第六卷 | 范巨卿鸡黍死生交 | 29 |
| 第七卷 | 单符郎全州佳偶 | 33 |
| 第八卷 | 杨八老越国奇逢 | 38 |

警 世 通 言

- | | | |
|-----|----------------|----|
| 第一卷 | 庄子休鼓盆成大道 | 47 |
| 第二卷 | 王安石三难苏学士 | 52 |
| 第三卷 | 范鳧儿双镜重圆 | 60 |
| 第四卷 |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 65 |
| 第五卷 | 福禄寿三星度世 | 73 |
| 第六卷 | 唐解元一笑姻缘 | 78 |
| 第七卷 | 假神仙大闹华光庙 | 84 |
| 第八卷 | 白娘子永镇雷峰塔 | 90 |

醒 世 恒 言

- | | | |
|-----|---------------|-----|
| 第一卷 | 卖油郎独占花魁 | 108 |
|-----|---------------|-----|

第二卷	大树坡义虎送亲	131
第三卷	小水湾天狐诒书	138
第四卷	李玉英狱中讼冤	147
第五卷	吴衙内邻舟赴约	165
第六卷	蔡瑞虹忍辱报仇	177
第七卷	杜子春三人长安	191
第八卷	李道人独步云门	205

初刻拍案惊奇

卷之一	转运汉遇巧洞庭红 波斯胡指破鼋龙壳	222
卷之二	刘东山夸技顺城门 十八兄奇踪村酒肆	234
卷之三	占家财狠媚妒侄 延亲脉孝女藏儿	240
卷之四	乔势天师禳旱魃 秉诚县令召甘霖	249
卷之五	华阴道独逢异客 江陵郡三拆仙书	256
卷之六	夺风情村妇捐躯 假天语幕僚断狱	265
卷之七	顾阿秀喜舍檀那物 崔俊臣巧会芙蓉屏	275
卷之八	金光洞主谈旧迹 玉虚尊者悟前身	286

二刻拍案惊奇

卷之一	赵五虎合计挑家衅 莫大郎立地散神奸	293
卷之二	硬勘案大儒争闲气 甘受刑侠女著芳名	302
卷之三	鹿胎庵客人作寺主 剡溪里旧鬼借新尸	309
卷之四	赵县君乔送黄柑 吴宣教干偿白镪	317
卷之五	徐茶酒乘闹劫新人 郑蕊珠鸣冤完旧案	329
卷之六	槽教官爱女不受报 穷庠生助师得令终	337
卷之七	伪汉裔夺妾山中 假将军还姝江上	346
卷之八	程朝奉单遇无头妇 王通判双雪不明冤	353

喻世明言

第一卷 闲云庵阮三偿冤债

好姻缘是恶姻缘，莫怨他人莫怨天。但愿向平婚嫁早，安然无事度余年。

这四句，奉劝做人家的，早些毕了儿女之债。常言道：“男大须婚，女大须嫁。不婚不嫁，弄出丑吒。”多少有女儿的人家，只管要拣门择户，扳高嫌低，担误了婚姻日子，情窦开了，谁熬得住？男子便去偷情嫖院，女儿家拿不定定盘星，也要走差了道儿，那时悔之何及！

则今日说个大大官府，家住西京河南府梧桐街兔演巷，姓陈，名太常。自是小小出身，累官至殿前太尉之职。年将半百，娶妾无子，止生一女，叫名玉兰。那女孩儿生于贵室，长在深闺，青春一八，真有如花之容，似月之貌，况描绣针线，件件精通，琴棋书画，无所不晓。那陈太常常与夫人说：“我位至大臣。家私万贯，止生得这个女儿，况有才貌。若不寻个名目相称的对头，枉居朝中大臣之位。”便唤官媒婆分付道：“我家小姐年长，要选良姻，须是三般全的方可来说：一要当朝将相之子，二要才貌相当，三要名登黄甲。有此三者，立赘为婿；如少一件，枉自劳力。”因此往往选择，或有登科及第的，又是小可出身；或门当户对，又无科第；及至两事俱全，年貌又不相称了，以此蹉跎下去。光阴似箭，玉兰小姐不觉一十九岁了，尚没人家。

时值正和二年上元令节，国家有旨庆赏元宵。五风楼前架起鳌山一座，满地华灯，喧天锣鼓。自正月初五日起，至二十日止，禁城不闭，国家与民同乐。怎见得？有只词儿名《瑞鹤仙》，单道着上元佳景：

瑞烟浮禁苑，正绛闼春回。新正方半，冰轮桂华满。溢花衢歌市，芙蓉开遍。龙楼两观，见银烛星球灿烂。卷珠帘，尽日笙歌，盛集宝钗金钿。堪羨！绮罗丛里，兰麝香中，正宜游玩。风柔夜暖，花影乱，笑声喧。闹蛾儿满地。成团打块，簇着冠儿斗转。喜皇都，旧日风光，太平再见。

只为这元宵佳节，处处观灯，家家取乐，引出一段风流的事来。

话说这兔演巷内，有个年少才郎，姓阮名华。排行第三，唤做阮三郎。他哥哥阮大，与父亲专在两京商贩，阮二专一管家。那阮三年方二九，一貌非俗，诗词歌赋，般般皆晓，笃好吹箫；结交几个豪家子弟，每日向歌馆娼楼，留连风月。时遇上元灯夜，知会几个弟兄来家，笙箫弹唱，歌笑赏灯。这伙子弟在阮三家，吹唱到三更方散。阮三送出门，见行人稀少，静夜月明如昼，向众人说道：“恁般良夜，何忍便睡？再举一曲何如？”众人依允，就在阶沿石上向月而坐，取出笙、箫、象板，口吐清音，呜呜咽咽的又吹唱起来。正是：

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

那阮三家，正与陈太尉对衙。衙内，小姐玉兰欢耍赏灯，将次要去歇息。忽听得街上乐声缥缈。响彻云际。料得夜深，众人都睡了，忙唤梅香，轻移莲步，直至大门边。听了一回，情不能已。有个心腹的梅香，名曰碧云。小姐低低分付道：“你替我去街上，看甚人吹唱。”梅香巴不得趋承小姐，听得使唤这事。轻轻地走到街边，认得是对邻子弟，忙转身入内，回复小姐道：“对邻阮三官与几个相识，在他门首吹唱。”那小姐半晌之间，口中不道，心下思量：“数日前，我爹曾说阮三点报朝中驸马，因使用不到。退回家中，想就是此人了。才貌必然出众。”又听了一个更次，各人分头散去。小姐回转香房，一夜不曾合眼，心心念念，只想着阮三：“我若嫁得恁般风流子弟。也不枉一生夫妇。怎生得会他一面也好？”正是：

邻女乍萌窥玉意，文君早乱听琴心。

且说次日天晓，阮三同几个子弟到永福寺中游玩，见烧香的士女佳人，来往不绝。自觉心性荡漾。到晚回家，仍集昨夜子弟，吹唱消遣。每夜如此，迤迳至二十日。

这一夜，众子弟们各有事故，不到阮三家里。阮三独坐无聊，偶在门侧临街小轩内，拿壁间紫玉鸾箫，手中按着宫、商、角、征、羽，将时样新词曲调，清清地吹起。吹不了半只曲儿，忽见个侍女推门而入，深深地向前道个万福。阮三停箫问道：“你是谁家的姐姐？”丫鬟道：“贱妾碧云，是对邻陈衙小姐贴身伏侍的，小姐私慕官人，特地着奴请官人一见。”那阮三心下思量道：“他是个官宦人家，守阁耳目不少，进去易，出来难。被人瞧见盘问时，将何回答？却不枉受凌辱？”当下回言道：“多多上复小姐，怕出入不便，不好进来。”碧云转身回复小姐。

小姐想起夜来音韵标格，一时间春心摇动，便将手指上一个金镶宝石戒指儿，褪将下来，付与碧云，分付道：“你替我将这件物事，寄与阮三郎，将带他来见我一面，万不妨事。”碧云接得在手，一心忙似箭，两脚走如飞，慌忙来到小轩。阮三官还在那里，碧云手儿内托出这个物来，致了小姐之意。阮三口中不道，心下思量：

“我有此物为证，又有梅香引路，何怕他人？”随即与碧云前后而行，到二门外。

小姐先在门傍守候，觑着阮三目不转睛，阮三看得女子也十分仔细。正欲交言，门外吆喝道：“太尉回衙！”小姐慌忙回避归房，阮三郎火速回家。自此把那戒指儿紧紧的戴在左手指上。想到小姐的容貌，一时难舍。只恨闺阁深沉。难通音信。或在家，或出外，但是看那戒指儿，心中十分惨切。无由再见，追忆不已。那阮三虽不比宦家子弟，亦是富室伶俐的才郎。因是相思日久，渐觉四肢羸瘦，以至废寝忘餐。忽经两月有余，恹恹成病。父母再三严问，并不肯说。正是：

口含黄柏味，有苦自家知。

却说有一个与阮三一般的豪家子弟，姓张名远，素与阮三交厚。闻得阮三有病月余，心中悬挂。一日早，到阮三家内询问起居。阮三在卧榻上，听得堂中有似张远的声音，唤仆邀入房内。张远看着阮三面黄肌瘦，咳嗽吐痰，心中好生不忍，嗟叹不已。坐向榻床上去问道：“阿哥。数日不见，怎么染着这般晦气？你害的是甚么病？”阮三只摇头不语。张远道：“阿哥。借你手我看看脉息。”阮三一时失于计较，便将左手抬起，与张远察脉。

张远按着寸关尺，正看脉间，一眼瞧见那阮三手指上戴着个金嵌宝石的戒指。张远口中不说，心下思量：“他这等害病。还戴着这个东西；况又不是男子之物，必定是妇人的表记，料得这病根从此而起。”也不讲脉理，便道：“阿哥，你手上戒指从何而来？恁般病症，不是当耍。我与你相交数年，重承不弃，日常心腹，各不相瞒。我知你心，你知我意，你可实对我说。”阮三见张远参到八九分的地步，况兼是心腹朋友。只得将来因依。尽行说了。张远道：“阿哥，他虽是个宦家的小姐，若无这个表记，便对面相逢，未知他肯与不肯；既有这物事，心下已允。待阿哥将息贵体，稍健旺时，在小弟身上，想个计策，与你成就此事。”阮三道：“贱恙只为那事而起。若要我病好，只求早图良策。”枕边取出两锭银子，付与张远道：“倘有使用，莫惜小费。”张远接了银子道：“容小弟从容计较，有些好音，却来奉报，你可宽心保重。”张远作别出门，到陈太尉衙前站了两个时辰，内外出入人多，并无相识，张远闷闷而回。

次日，又来观望，绝无机会。心下想道：“这事难以启齿，除非得他梅香碧云出来。才可通信。”看看到晚，只见一个人捧着两个磁瓮，从衙里出来，叫唤道：“门上那个走差的闲在那里？奶奶着你将这两瓮小菜送与闲云庵王师父去。”张远听得了。便想道：“这闲云庵王尼姑，我平昔相认的。奶奶送他小菜，一定与陈衙内往来情熟。他这等人出入内里，极好传消息，何不去寻他商议？”

又过了一夜，到次早，取了两锭银子，径投闲云庵来。这庵儿虽小，其实幽雅。

怎见得？有诗为证：

短短横墙小小亭，半檐疏玉响玲玲。尘飞不到人长静，一篆炉烟两卷经。

庵内尼姑姓王，名守长。他原是个收心的弟子，因师弃世日近，不曾接得徒弟，止有两个烧香上灶烧火的丫头，专一向富贵人家布施。佛殿后新塑下观音、文殊、普贤三尊法像。中间观音一尊，亏了陈太尉夫人发心喜舍，妆金完了，缺那两尊未有施主。这日。正出庵门，恰好遇着张远。尼姑道：“张大官何往？”张远答道：“特来。”尼姑回身请进，邀入庵堂中坐定。

茶罢，张远问道：“适间师父要往那里去？”尼姑道：“多蒙陈太尉家奶奶布施，完了观音圣像，不曾去回复他。昨日又承他差人送些小菜来看我，作意备些薄礼，来日到他府中作谢。后来那两尊，还要他大出手哩。因家中少替力的人，买几件小东西，也只得自身奔走。”

张远心下想道：“又好个机会。”便向尼姑道：“师父。我有个心腹朋友，是个富家。这二尊圣像。就要他独造也是容易，只要烦师父干一件事。”张远在袖儿里摸出两锭银子，放在香桌上道：“这银子权当开手，事若成就，盖庵盖殿，随师父的意。”那尼姑贪财，见了这两锭细丝白银，眉花眼笑道：“大官人，你相识是谁？委我干甚事来？”张远道：“师父，此事是件机密事，除是你干得，况是顺便，可与你到密室说知。”说罢，就把二锭银子，纳入尼姑袖里，尼姑半推不推收了。

二人进一个小轩内竹榻前坐下。张远道：“师父，我那心腹朋友阮三官，于今岁正月间。蒙陈太尉小姐使梅香寄个表记来与他，至今无由相会。明日师父到陈府中去见奶奶，乘这个便，倘到小姐房中，善用一言，约到庵中与他一见，便是师父用心之处。”尼姑沉吟半晌，便道：“此事未敢轻许，待会见小姐，看其动静，再作计较，你且说甚么表记？”张远道：“是个嵌宝金戒指。”尼姑道：“借过这戒指儿来暂时，自有计较。”张远见尼姑收了银子，又不推辞，心中大喜。当时作别，便到阮三家来，要了他的金戒指，连夜送到尼姑处了。

却说尼姑在床上想了半夜，次日天晓起来，梳洗毕，将戒指戴在左手上，收拾礼盒，着女童挑了，迤迤来到陈衙，直至后堂歇了。

夫人一见，便道：“出家人如何烦你坏钞？”尼姑稽首道：“向蒙奶奶布施，今观音圣像已完，山门有幸，贫僧正要来回复奶奶，昨日又蒙厚赐，感谢不尽。”夫人道：“我见你说没有好小菜吃粥，恰好江南一位官人，送得这几瓮瓜菜来，我分两瓮与你。这些小东西。也谢什么！”尼姑合掌道：“阿弥陀佛！滴水难消，虽是我僧家口吃十方，难说是应该的。”夫人道：“这圣像完了中间一尊，也就好看了。那两尊以次而来，少不得还要助些工费。”尼姑道：“全仗奶奶做个大功德，今生恁般富贵，

也是前世布施上修来的。如今再修去时，那一世还你荣华受用。”夫人教丫鬟收了礼盒，就分付厨下办斋，留尼姑过午。

少间，夫人与尼姑吃斋，小姐也坐在侧边相陪。斋罢，尼姑开言道：“贫僧斗胆，还有句话相告：小庵圣像新完，消选四月初八日我佛诞辰，启建道场，开佛光明，特请奶奶、小姐光降随喜，光辉山门则个。”夫人道：“老身定来拜佛，只是小姐怎么来得？”那尼姑眉头一蹙，计上心来，道：“前日坏腹，至今未好，借解一解。”那小姐因为牵挂阮三，心中正闷，无处可解情怀。忽闻尼姑相请，喜不自胜。正要行动，仍听夫人有阻，巴不得与那尼姑私下计较。因见尼姑要解手，便道：“奴家陪你进房。”两个直至闺室。正是：

背地商量无好话，私房计较有奸情。

尼姑坐在触桶上，道：“小姐，你到初八日同奶奶到我小庵觑一觑，若何？”小姐道：“我巴不得来，只怕爹妈不肯。”尼姑道：“若是小姐坚意要去，奶奶也难固执。奶奶若肯时，不怕太尉不容。”尼姑一头说话，一头去拿粗纸，故意露出手指上那个宝石嵌的金戒指来。小姐见了大惊，便问道：“这个戒指那里来的？”尼姑道：“两月前，有个俊雅的小官人进庵，看妆观音圣像，手中褪下这个戒指儿来，带在菩萨手指上，祷告道：‘今生不遂来生愿，愿得来生逢这人。’半日间，对着那圣像潸然挥泪。被我再四严问，他道：‘只要你替我访这戒指的对儿，我自有话。’”小姐见说了意中之事，满面通红。停了一会，忍不住又问道：“那小官人姓甚？常到你庵中么？”尼姑回道：“那官人姓阮，不时来庵闲观游玩。”小姐道：“奴家有个戒指，与他到是一对。”说罢，连忙开了妆盒，取出个嵌宝戒指，递与尼姑。尼姑将两个戒指比看，果然无异，笑将起来。小姐道：“你笑什么？”尼姑道：“我笑这个小官人，痴痴的只要寻这戒指的对儿；如今对到寻着了，不知有何话说？”小姐道：“师父，我要……”说了半句，又住了口。尼姑道：“我们出家人。第一口紧。小姐有话，不妨分付。”小姐道：“师父，我要会那官人一面，不知可见得么？”尼姑道：“那官人求神祷佛，一定也是为着小姐了。要见不难，只在四月初八这一日，管你相会。”小姐道：“便是爹妈容奴去时，母亲在前，怎得方便？”尼姑附耳低言道：“到那日来我庵中，倘斋罢闲坐，便可推睡，此事就谐了。”小姐点头会意，便将自己的戒指都舍与尼姑。尼姑道：“这金子好把做妆佛用，保小姐百事称心。”说罢，两个走出房来。夫人接着，问道：“你两个在房里多时，说甚么样话？”惊得那尼姑心头一跳。忙答道：“小姐因问我浴佛的故事，以此讲说这一晌。”又道：“小姐也要瞻礼佛像，奶奶对太尉老爷说声，至期专望同临。”夫人送出厅前。尼姑深深作谢而去。正是：

惯使牢笼计，安排年少人。

再说尼姑出了太尉衙门。将了小姐舍的金戒指儿。一直径到张远家来。张远在门首伺候多时了，远远地望见尼姑，口中不道，心下思量：“家下耳目众多，怎么言得此事？”提起脚儿，慌忙迎上一步道：“烦师父回庵去，随即就到。”尼姑回身转巷，张远穿径寻庵，与尼姑相见。邀入松轩，从头细话，将一对戒指儿度与张远。张远看见道：“若非师父，其实难成，阮三官还有重重相谢。”张远转身就去回复阮三。阮三又收了一个戒指，双手带着，欢喜自不必说。

至四月初七日，尼姑又自到陈衙邀请，说道：“因夫人、小姐光临，各位施主人家，贫僧都预先回了。明日更无别人，千万早降。”夫人已自被小姐朝暮聒絮的要去拜佛，只得允了。那晚。张远先去期约阮三。到黄昏人静，悄悄地用一乘女轿抬到庵里。尼姑接入。寻个窝窝凹凹的房儿，将阮三安顿了。分明正是：

猪羊送屠户之家，一脚脚来寻死路。

尼姑睡到五更时分，唤女童起来，佛前烧香点烛。厨下准备斋供。天明便去催那采画匠来，与圣像开了光明，早斋就打发去了。少时陈太尉女眷到来，怕不稳便，单留同辈女僧，在殿上做功德诵经。

将次到巳牌时分，夫人与小姐两个轿儿来了。尼姑忙出迎接。邀入方丈。茶罢，去殿前、殿后拈香礼拜。夫人见旁无杂人，心下欢喜。尼姑请到小轩中宽坐。那伙随从的男女各有个坐处。尼姑支分完了，来陪夫人、小姐前后行走。观看了一回。才回到轩中吃斋。斋罢，夫人见小姐饭食稀少，洋洋瞑目作睡。夫人道：“孩儿。你今日想是起得早了些。”尼姑慌忙道：“告奶奶，我庵中绝无闲杂之辈，便是志诚老实的女娘们，也不许他进我的房内。小姐去我房中，拴上房门睡一睡，自取个稳便，等奶奶闲步一步，你们几年何月来走得一遭！”夫人道：“孩儿，你这般困倦，不如在师父房内睡睡。”

小姐依了母命，走进房内，刚拴上门，只见阮三从床背后走出来，看了小姐，深深的作揖道：“姐姐，候之久矣。”小姐慌忙摇手，低低道：“莫要则声！”阮三倒退几步，候小姐近前。两手相挽。转过床背后，开了侧门，又一个去处。小巧漆桌藤床。隔断了外人耳目。两人搂做一团。说了几句情话，双双解带。好似渴龙见水。这场云雨，其实畅快。有《西江月》为证：

一个想着吹箫风韵，一个想着戒指恩情。相思半载欠安宁，此际相逢侥幸。一个难辞病体，一个敢惜身身。枕边吁喘不停声，还嫌道欢娱俄倾。

原来阮三是个病久的人，因为这女子。七情所伤。身子虚弱。这一时相逢，情兴酷浓，不顾了性命。那女子想起日前要会不能。今日得见，倒身奉承，尽情取乐。不料乐极悲生，为好成歉，一阳失去，片时气断丹田，七魄分飞，顷刻魂归阴府。

正所谓：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小姐见阮三伏在身上，寂然不动，用双手儿搂定郎腰，吐出了丁香。送郎口中。只见牙关紧咬难开，摸着遍身冰冷，惊慌了云雨娇娘，顶门上不见了三魂，脚底下荡散了七魄。番身推在里床，起来忙穿襟袄。带转了侧门，走出前房。喘息未定，怕娘来唤。战战兢兢，向妆台重整花钿。对鸾镜再匀粉黛。恰才整理完备，早听得房外夫人声唤，小姐慌忙开门。夫人道：“孩儿，殿上功德也散了。你睡才醒？”小姐道：“我睡了半晌，在这里整头面。正要出来和你回衙去。”夫人道：“轿夫伺候多时了。”小姐与夫人谢了尼姑，上轿回衙去。不题。

且说尼姑王守长送了夫人起身，回到庵中。厨房里洗了盘碗器皿，佛殿上收了香火供食。一应都收拾已毕。只见那张远同阮二哥进庵，与尼姑相见了，称谢不已，问道：“我家三官今在那里？”尼姑道：“还在我里头房里睡着。”尼姑便引阮二与张远开了侧房门，来卧床边叫道：“三哥。你恁的好睡还未醒！”连叫数次不应。阮二用手摇也不动，口鼻全无气息，仔细看时，呜呼哀哉了。阮二吃了一惊，便道：“师父，怎地把我兄弟坏了性命？这事不得干净！”尼姑慌道：“小姐吃了午斋便推要睡，就入房内，约有两个时辰，殿上功德完了，老夫人叫醒来，恰才去得不多时。我只道睡着，岂知有此事！”阮二道：“说便是这般说。却是怎了？”尼姑道：“阮二官，今日幸得张大官在此。向蒙张大官分付，实望你家做檀越施主，因此用心，终不成要害你兄弟性命？张大官，今日之事。却是你来寻我，非是我来寻你。告到官司。你也不好，我也不好。向日蒙施银二锭，一锭我用去了。止存一锭不敢留用，将来与三官人凑买棺木盛殓，只说在庵养病，不料死了。”说罢，将出这锭银子，放在桌上道：“你二位，凭你怎么处置。”张远与阮二默默无言，呆了半晌。

阮二道：“且去买了棺木来再议。”张远收了银子，与阮二同出庵门，迤迤路上行着。张远道：“二哥，这个事本不干尼姑事，三哥是个病弱的人，想是与女子交会，用过了力气，阳气一脱，就是死的。我也只为令弟面上情分好，况令弟前日在床前再四叮咛，再免不过，只得替他干这件事。”阮二回言道：“我沦此事，人心天理，也不干着那尼姑事，亦不干你事。只是我这小官人年命如此，神作祸作，作出这场事来。我心里也道罢了，只愁大哥与老官人回来怨畅，怎的了？”连晚与张远买了一口棺木，抬进庵里，盛殓了，就放在西廊下。只等阮员外、大哥回来定夺。正是：

酒到散筵欢趣少，人逢失意叹声多。

忽一日，阮员外同大官人商贩回家，与阮君相见，合家欢喜。员外动问三儿病

症，阮二只得将前后事情，细细诉说了一遍。老员外听得说三郎死了，放声大哭了一场，要写起词状，与陈太尉女儿索命：“你家贱人来惹我的儿子！”阮大、阮二再四劝道：“爹爹，这个事想论来，都是兄弟作出来的事，以致送了性命。今日爹爹与陈家讨命，一则势力不敌，二则非干太尉之事。”勉劝老员外选个日子，就庵内修建佛事，送出郊外安厝了。

却说陈小姐自从闲云庵归后，过了月余，常常恶心气闷，心内思酸，一连三个月月经不举。医者用行经顺气之药，如何得应？夫人暗地问道：“孩儿，你莫是与那个成这等事么？可对我实说。”小姐晓得事露了，没奈何，只得与夫人实说。夫人听得呆了，道：“你爹爹只要寻个有名目的才郎，靠你养老送终。今日弄出这丑事，如何是好？只怕你爹爹得知这事。怎生奈何？”小姐道：“母亲。事已如此，孩儿只是一死，别无计较。”夫人心内又恼又闷。

看看天晚，陈太尉回衙，见夫人面带忧容，问道：“夫人，今日何故不乐？”夫人回道：“我有一件事恼心。”太尉便问：“有甚么事恼心？”夫人见问不过，只得将情——诉出。太尉不听说万事俱休，听得说了，怒从心上起，道：“你做母的不能看管孩儿，要你做甚？”急得夫人阁泪汪汪，不敢回对。太尉左思右想，一夜无寐。

天晓出外理事，回衙与夫人计议：“我今日用得买实做了。如官府去，我女孩儿又出丑。我府门又不好看，只得与女孩儿商量作何理会。”女儿扑簌簌吊下泪来，低头不语。半晌间，扯母亲于背静处，说道：“当初原是儿的不是，坑了阮三郎的性命。欲要寻个死，又有三个月遗腹在身；若不寻死，又恐人笑。”一头哭着，一头说：“莫若等待十个月满足，生得一男半女，也不绝了阮三后代，也是当日相爱情分。妇人从一而终，虽是一时苟合，亦是一日夫妻，我断然再不嫁人。若天可怜见，生得一个男子，守他长大，送还阮家，完了夫妻之情。那时寻个自尽，以赎玷辱父母之罪。”

夫人将此话说与太尉知道，太尉只叹了一口气，也无奈何，暗暗着人请阮员外来家计议，说道：“当初是我闺门不谨。以致小女背后做出天大事来，害了你儿子性命，如今也休题了。但我女儿已有三个月遗腹，如何出活？如今只说我女曾许嫁你儿子，后来在闲云庵相遇，为想我女，成病几死，因而彼此私情。庶他日生得一男半女，犹有许嫁情由，还好看相。”阮员外依允，从此就与太尉两家来往。

十月满足，阮员外一般遣礼催生，果然生个孩儿。到了三岁，小姐对母亲说，欲待领了孩儿。到阮家拜见公婆，就去看看阮三坟墓。夫人对太尉说知，俱依允了。拣个好日，小姐备礼过门，拜见了阮员外夫妇。

次日，到阮三墓上哭奠了一回，又取出银两，请高行真僧，广设水陆道场，追

荐亡夫阮三郎。其夜。梦见阮三到来，说道：“小姐。你晓得夙因么？前世你是个扬州名妓，我是金陵人，到彼访亲，与你相处情厚，许定一年之后再来，必然娶你为妻。及至归家，惧怕父亲，不敢禀知，别成姻眷，害你终朝悬望，郁郁而死。因是夙缘未断，今生乍会之时，两情牵恋。闲云庵相会，是你来索冤债。我登时身死。偿了你前生之命。多感你诚心追荐，今已得往好处托生。你前世抱志节而亡。今世合享荣华。所生孩儿，他日必大贵，烦你好好抚养教训。从今你休怀怀念。”玉兰小姐梦中一把扯住阮三，正要问他托生何处，被阮三用手一推，惊醒将来。嗟叹不已。方知生死恩情，都是前缘夙债。从此小姐放下情怀，一心看觑孩儿。

光阴似箭，不觉长成六岁，生得清奇，与阮三一般标致，又且资性聪明。陈太尉爱惜真如掌上之珠，用自己姓，取名陈宗阮，请个先生教他读书。到一十六岁，果然学富五车，书通二酉。十九岁上，连科及第，中了头甲状元，奉旨归娶。陈、阮二家争先迎接回家，宾朋满堂，轮流做庆贺筵席。

当初陈家生子时，街坊上晓得些风声来历的，免不得点点搨搨，背后讥消。到陈宗阮一举成名，翻夸奖玉兰小姐贞节贤慧、教子成名许多好处。世情以成败论人，大率如此。

后来陈宗阮做到吏部尚书留守官，将他母亲十九岁上守寡、一生不嫁、教子成名等事，表奏朝廷，启建贤节牌坊。正所谓：

贫家百事百难做，富家差得鬼推磨。

虽然如此，也亏陈小姐后来守志，一床锦被遮盖了，至今河南府传作佳话。有诗为证，诗曰：

免演巷中担病害，闲云庵里偿冤债。周全末路仗贞娘，一床锦被相遮盖。

第二卷 穷马周遭际卖碓媪

前程暗漆本难知。秋月春花各有时。静听天公分付去，何须昏夜苦奔驰？

话说大唐贞观改元，太宗皇帝仁明有道，信用贤臣。文有十八学士，武有十八路总管，真个是鸾班济济。鹭序彬彬。凡天下有才有智之人，无不举荐在位，尽其抱负，所以天下太平，万民安乐。

就中单表一人，姓马名周，表字宾王，博州茌平人氏。父母双亡，一贫如洗，年过三旬，尚未娶妻，单单只剩一身。自幼精通书史，广有学问，志气谋略。件件过人。只为孤贫无援，没有人荐拔他，分明是一条神龙困于泥淖之中，飞腾不得。

眼见别人才学万倍不如他的，一个个出身通显，享用爵禄，偏则自家怀才不遇。每日郁郁自叹道：“时也，运也，命也。”一生挣得一副好酒量，闷来时只是饮酒，尽醉方休。日常饭食，有一顿，没一顿，都不计较，单少不得杯中物。若自己没钱买时。打听邻家有酒，便去偷吃，却又大模大样，不谨慎，酒后又要狂言乱叫，发风骂坐。这伙三邻四舍被他聒噪的不耐烦，没一个不厌他，背后唤他做“穷马周”，又唤他是“酒鬼”。那马周晓得了，也全不在心上。正是：

未逢龙虎会，一任马牛呼。

且说博州刺史姓达，名奚，素闻马周明经有学，聘他为本州助教之职。到任之日，众秀才携酒称贺，不觉吃得大醉。次日，刺史亲到学宫请教。马周兀自中酒，爬身不起，刺史大怒而去。马周醒后，晓得刺史曾到，特往州衙谢罪，被刺史责备了许多说话。马周口中唯唯，只是不能悔改。每遇门生执经问难，便留住他同饮，支得俸钱，都付与酒家；兀自不敷，依旧在门生家喧酒。

一日吃醉了，两个门生左右扶住，一路歌咏而回。恰好遇着刺史前导，喝他回避，马周那里肯退步？嗔着双眼到骂人起来，又被刺史当街发作了一场，马周当时酒醉不知。次日醒后，门生又来劝马周，在刺史处告罪。马周叹口气道：“我只为孤贫无援，欲图个进身之阶。所以屈志于人。今因酒过，屡被刺史责辱。何面目又去鞠躬取怜？古人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个助教官儿，也不是我终身养老之事。”便把公服交付门生，教他缴还刺史，仰天大笑，出门而去。正是：

此去好凭三寸舌，再来不值一文钱。

自古道：“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马周只为吃酒上受刺史责辱不过，叹口气出门，到一个去处。遇了一个人提携，直做到吏部尚书地位。此是后话。

且说如今到那里去？他想着冲州撞府，没甚大遭际。则除是长安帝都，公侯卿相中，有个能举荐的萧相国，识贤才的魏无知，讨个出头日子，方遂平生之愿，望西迤这而行。

不一日，来到新丰。原来那新丰城是汉高皇所筑。高皇生于丰里，后来起兵，诛秦灭项，做了大汉天子，尊其父为太上皇。太上皇在长安城中，思想故乡风景，高皇命巧匠照依故丰。建造此城，迁丰人来居住。凡街市屋宇，与丰里制度，一般无二，把张家鸡儿，李家犬儿，纵放在街上，那鸡犬也都认得自家门首，各自归家。太上皇大喜，赐名新丰。今日大唐仍建都于长安，这新丰总是关内之地，市井稠密，好不热闹！只这招商旅店，也不知多少！

马周来到新丰市上，天色已晚，只拣个大大客店，蹶将进去。但见红尘滚滚。车马纷纷，许多商贩客人，驮着货物，挨三顶五的进店安歇。店主王公迎接了，慌

忙指派房头，堆放行旅。众客人寻行逐队，各据坐头，讨浆索酒。小二哥搬运不迭，忙得似走马灯一般。马周独自个冷清清地坐在一边，并没半个人睬他。

马周心中不忿，拍案大叫道：“主人家，你好欺负人！偏俺不是客，你就不来照顾？是何道理！”王公听得发作，便来收科道：“客官不须发怒，那边人众，只得先安放他。你只一位，却容易答应。但是用酒用饭，只管分付老汉就是。”马周道：“俺一路行来，没有洗脚，且讨些干净热水用用。”王公道：“锅子不方便，要热水再等一会。”马周道：“既如此，先取酒来。”王公道：“用多少酒？”马周指着对面大座头上一伙客人，向主人家道：“他们用多少，俺也用多少。”王公道：“他们五位客人。每人用一斗好酒。”马周道：“论起来还不勾俺半醉，但俺途中节饮。也只用五斗罢。有好馐饭尽你搬来。”王公分付小二过了，一连暖五斗酒，放在桌上，摆一只大磁瓿。几碗肉菜之类。马周举瓿独酌，旁若无人。约莫吃了三斗有余。讨个洗脚盆来，把剩下的酒。都倾在里面。趿脱双靴。便伸脚下去洗濯。众客见了，无不惊怪，王公暗暗称奇，知其非常人也。同时岑文本画得有《马周濯足图》，后有烟波钓叟题赞于上。赞曰：

世人尚口。吾独尊足。口易兴波，足能足步陆。

处下不倾，千里可逐。劳重赏薄，无言忍辱。

酬之以酒，慰尔仆仆。令尔忘忧，胜吾厌腹。

吁嗟冥王，见超凡俗。

当夜安歇无话。次日，王公早起会钞，打发行客登程。马周身无财物，想天气渐热了，便脱下狐裘与王公当酒钱，王公见他是个慷慨之士，又嫌狐裘价重，再四推辞不受。马周索笔，题诗壁上，诗云：

古人感一饭，千金弃如屣。匕箸安足酬？所重在知己。

我饮新丰酒。狐裘不用抵。贤哉主人翁，意气倾闾里！

后写“荏平人马周题”。王公见他写作俱高，心中十分敬重，便问：“马先生如今何往？”马周道：“欲往长安求名。”王公道：“曾有相熟寓所否？”马周回道：“没有。”王公道：“马先生大才。此去必然富贵。但长安乃米珠薪桂之地，先生资釜既空，将何存立？老夫有个外甥女，嫁在彼处万寿街卖缢赵三郎家。老夫写封书，送先生到彼作寓。比别家还省事。更有白银一两，权助路资，休嫌菲薄。”马周感其厚意。只得受了。王公写书已毕，递与马周。马周道：“他日寸进，决不相忘。”作谢而别。

行至长安，果然是花天锦地，比新丰市又不相同。马周径问到万寿街赵卖缢家，将王公书信投递。原来赵家积世卖这粉食为生，前年赵三郎已故了；他老婆在家守